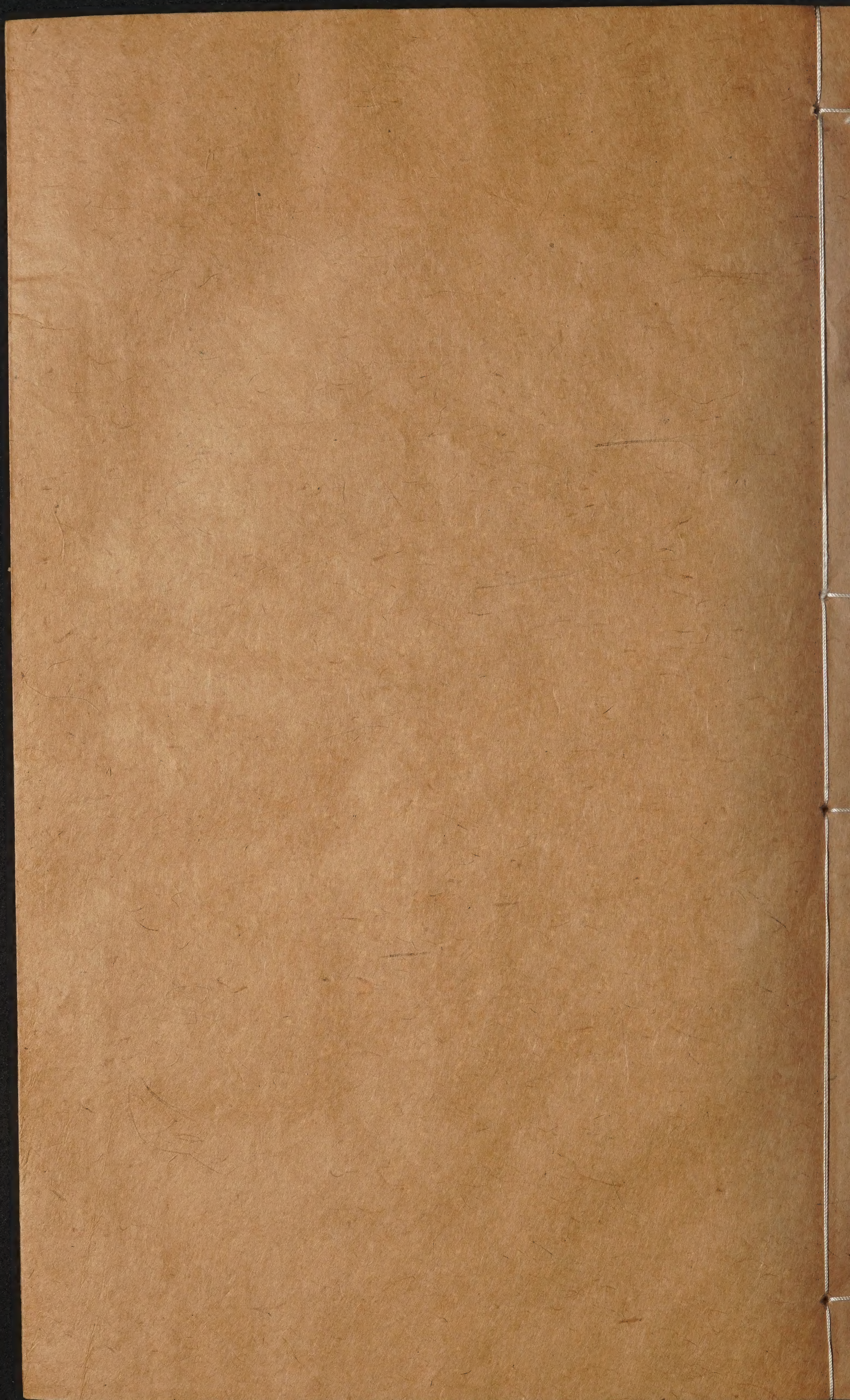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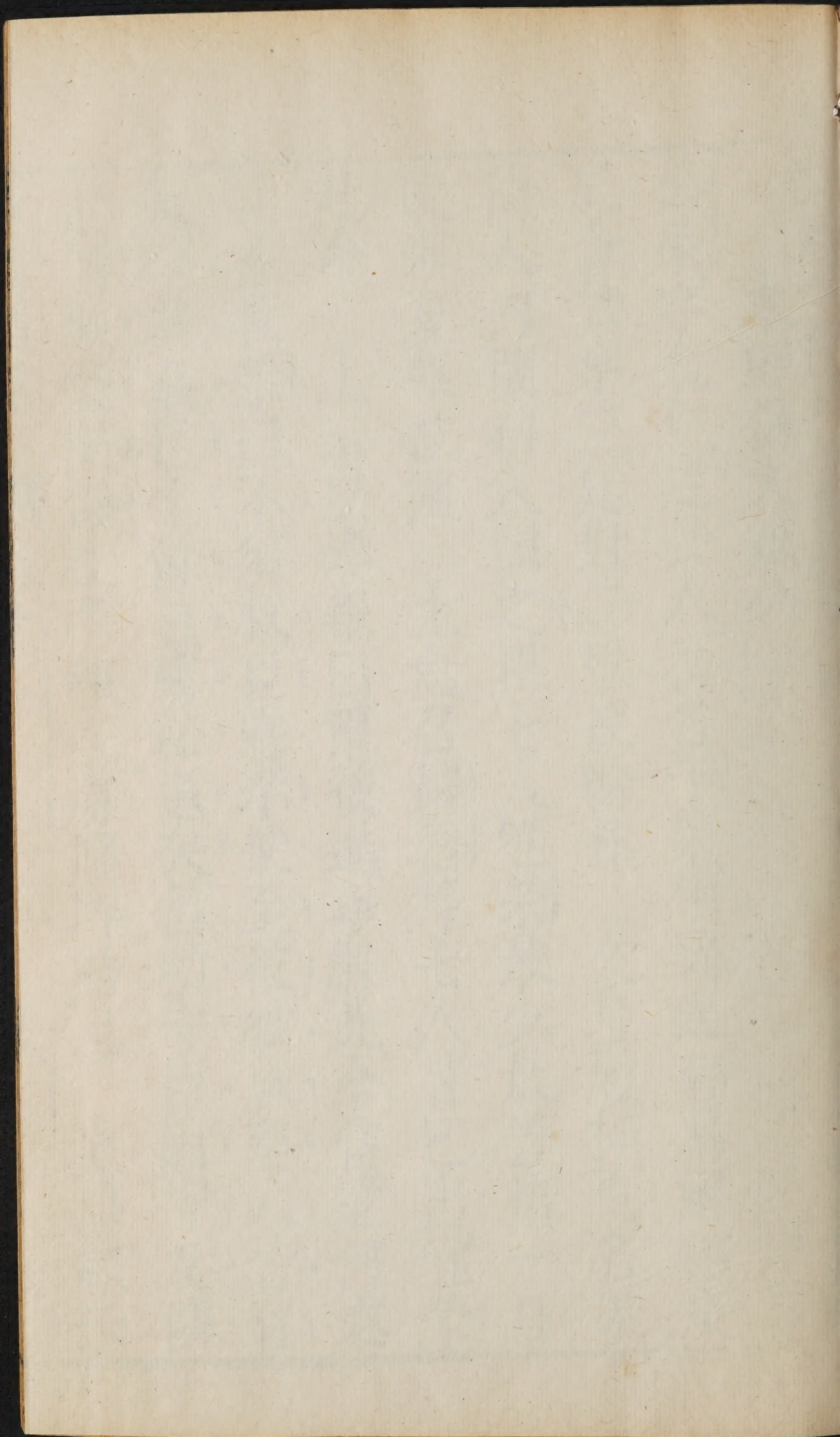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内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晩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　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勑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

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
子、陞春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
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
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
謝 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
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
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勑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
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 詔奪情起復、
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勑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達
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
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
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
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
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
九月復　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
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illegible]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illegible]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illegible]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

遂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

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冠平、班
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粮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
所儲粮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粮炒多者、許假貸、回
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
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廄馬錦衣褲襪路費、九
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
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
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
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

鈇、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衞指揮塔力尼將爲邊患　勑守陜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狠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勑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

尚寶司之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勑旨旗牌不得榮奏名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

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

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沮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畀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

十九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
左右啓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啓閣榮奮身直入麾
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勑文書舁致東
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
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 成
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
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
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

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梁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

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一月次天成寧陽
侯陳懋奏畨王也先土干納欵命榮往大同議納降
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
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
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刼請
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
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
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

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尋微闕、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　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

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
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
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
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
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
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
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
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
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勑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胄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襄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

賓之日、所行喪禮幷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將來

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勑奬諭、丁巳、梓

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

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

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勲之

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勑

修成祖文皇帝實録、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

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恂恂、榮奉皇太后懿旨、

馳往迎至宣德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

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勑修　仁宗昭皇帝實録復
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勑修歷代臣鑒外
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
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
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
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
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
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
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

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已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丙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其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
十八、　雋兩盃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
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
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
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
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
壬戌、兩朝實録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
二月　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午、　宣宗

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殽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襪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纘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 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勑修 宣宗皇帝實録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筵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

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
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
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
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
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 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
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
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為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

諭祭仍命阮江護送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
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
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
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
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
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
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

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肯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癸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雖不忍卻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卻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脆即抆可或少年見黜之

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

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禀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交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搆、匪才弗定、醜虜猾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

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吾
豈敢

寓圃雜録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旲
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
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
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
依所陳傳旨 英宗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
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為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輩除問練騘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改除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一年皇太子立[illegible]右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大[illegible]諭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入[illegible]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illegible]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illegible]蹕野狐[illegible]一日至此看山盡在下矣[illegible]

勢[illegible]近卽漸平北陰山[illegible]
鑿爲池[illegible]巖險雖有鐵騎千羣[illegible]
鑾戍[illegible]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illegible]
開平[illegible]覘此始知塞外風景如夕駐[illegible]
上召㓜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illegible]
塞北山川謂㓜孜等曰古交河[illegible]兩河
相交故名交河水醬沙出層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
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
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illegible]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

矣經潤濼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
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進拮
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
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
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
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
扈巡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
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
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内侍歌　高
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
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
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内侍歌之次濆
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
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
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
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録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

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勤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智度圓融、祿厚財豐、賙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爲幼孜附驥、藉以元名、不

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旣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 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寛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黄淮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録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

朝實録爲總裁官三年扈　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
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入弘文閣是冬從
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即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
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將秘閣朕躬至地冀
有所聞也五年實録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
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
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
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
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

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
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
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
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
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
戍十二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
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
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
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録云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
南宮應制南楊思暹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
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
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

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鐘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

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韙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録云。 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凛然 英宗東立英國

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奬勵之語、及溥乃
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荅　仁宗
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
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黄淮、一
繫十年、瀕死者數矣、　獻陵毎與　后言及東宮時
事、惓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録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
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
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薦

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充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録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内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熈初、始陞孤卿、皆潜邸舊

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　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韙之自是振日被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

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遂有麓川之
征遣将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
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
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
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
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録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頼 朝廷委
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
每加擁護專任二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决

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議擬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内晏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二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變、見三楊所關繫非細

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

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

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内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内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録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内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决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

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摶五年敕公視南畿

壽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
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
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　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
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
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
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
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
謚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

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内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遂駕獨建備禮郊迎之䇿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㢘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眞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巳而生瑄永樂巳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
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

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先過不値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殁、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究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　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巳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

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

公卿皆愧此寺人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 劉文安嘗請以公

從祀廟庭、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須髯氣屹屹不能下物來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

忠文能得士

六月、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正、遽曰、好、即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内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能、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

入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晩
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
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
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
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韙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
者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
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
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 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祖之禮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逆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

諷令斂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
罪己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
辨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
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
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
福與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
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
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潮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昻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令奉銀數十兩

（此等奇人不在縉紳中）

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客諭
岳正須生不須殺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
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
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
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
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留充經
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録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

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劾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瑆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瑆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復得騰爲謗書獨彭

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
巳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言卒於家
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
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
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菊
蜀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
難也我　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
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

居宥寄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狥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搆又厄於娟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豈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旣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容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右滄標一　清節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傳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

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
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檃括其辭題於寫肖之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知戒

赧汝再敢不敬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矣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雋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鋊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華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

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荅申棖之
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顔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
者也

李禿翁曰楊遂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
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
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録讀之
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眞切嗚
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
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

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眞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婉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眞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眞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憯、已而奉柩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

家貧謂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癸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
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
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
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
通政右參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
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　上
留中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
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

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 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柩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㦤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終

